

# A Life in Full Bloom: The Feminist Narration in *The Awakening*

ZHOU Tianyue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1, 2022

Accepted: February 10, 2022

Published: March 31,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ZHOU Tianyue. (2022). A Life in Full Bloom: The Feminist Narration in *The Awakening*.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158–16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17](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17)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17>

**Abstract:** *The Awakening* is a story about women awakening, and it is also a story about extramarital affairs. By using feminist narration theory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na and the four men, namely Mr. Pontellier, Edna's father, Arobin and Robert, we ca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Edna's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and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choice of life path.

**Keywords:** *The Awakening*; feminist narration; four me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OU Tianyue is a graduate student whose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1337804924@qq.com.

## 怒放的生命 ——《覺醒》的女性主義敘事

周天玥

北京交通大學語言與傳播學院

**摘要:**《覺醒》是一個關於女性覺醒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情感的故事。本文從女性主義視角探究女主人公艾德娜與小說中龐德烈、父親、阿羅賓及羅伯特四個男性人物之間的關係,可以更加深刻地瞭解艾德娜的境遇及行為活動所體現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反思人與人的關係及人生道路的選擇。

**關鍵詞:**《覺醒》;女性主義敘事;四個男性

## 一、艾德娜與龐德烈

龐德烈先生是艾德娜法律意義上的丈夫，但是縱觀整部小說，艾德娜與龐德烈關係並不如日常生活中的夫妻那樣互相尊重，平等地對待彼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艾德娜只是龐德烈的一個私有財產，一個供人欣賞的花瓶，可以隨時丟棄，在婚姻中，艾德娜一直以「他者」的身份存在。

小說開篇有這樣一個片段，龐德烈先生深夜去俱樂部玩，回到家後在沒有詢問艾德娜是否已經休息的情況下強行把她叫醒，滿心歡喜地想告訴艾德娜當天發生的奇聞異事，此時的艾德娜根本沒有精神聽，但是口頭依然迷迷糊糊地答應著，可笑的是，這時的龐德烈先生仍舊滔滔不絕地說著，甚至為了引起艾德娜的注意而責怪艾德娜對兩個孩子的照顧不細緻，沒有盡到做母親的義務<sup>①</sup>。於是艾德娜不得不起床去查看孩子是否發燒，結果孩子安然無恙，根本不像龐德烈先生所說的那樣。不僅如此，此前艾德娜曾許多次深夜偷偷擦眼淚，但是第二天依舊要謙恭地對待龐德烈，維持這段早已無真情實感的婚姻。每逢此時，龐德烈先生總是給艾德娜送一些讓其他的富太太們羨慕的禮物，好像令艾德娜難過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從這些生活片段可以窺見出艾德娜與龐德烈表面上和諧融洽的婚姻已經出現了實質上的障礙和裂痕。龐德烈先生把艾德娜當作了他的一件玩物，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在作者的敘述中，我們能夠感受到艾德娜需要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滿足，隨著與丈夫關係的惡化，她對精神層面的需求愈來愈強烈，但是他們之間的三觀是截然不同的，絲毫沒有情感交流的可能性，所以後來艾德娜只能用冷戰的方式來處理<sup>②</sup>。而龐德烈先生卻選擇求助他人來解決本應在夫妻二人之間解決的問題，這為後來艾德娜將情感轉移到羅伯特的身上注入了催化劑。

龐德烈先生理想的妻子是顧家的，溫柔體貼的「家中天使」形象，整天圍在孩子和丈夫身旁，沒有自己的生活，如小說中的萊迪奈太太，除了陪丈夫散步，其餘時間從不單獨出門社交<sup>③</sup>。類似萊迪奈太太的「模範」妻子談不上任何思想上的獨立。但是艾德娜卻不是扮演一個「賢慧」的妻子，雖然她也很愛自己的孩子們，但是不會像阿黛爾一樣為孩子們縫製衣服，準備好各種東西，她教育子女的方式也體現出她的人生觀和婚姻觀。在艾德娜心中，婚姻和家庭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結婚生子並不意味著個人生活的結束。與此同時，女性更不應因此淪為男性的附庸，這樣不僅喪失了兩性結合的意義，甚至剝奪了女性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作為人類，尤其是女性，情感的需求是必須且十分重要的。這種情感的渴求不僅是內在意志的表達，同時也依賴於個人的選擇和努力。艾德娜與龐得烈的婚姻中，需要彼此的語言肯定和情感流動。同樣是情感共鳴的需求，兩人的頻道卻迥然不同。一個渴望自己被對方看見，充滿對結果的肯定。另一個則更願意在情感細節交流中達到共鳴。正是這樣的區別導致彼此的思想在敘述聲音的日益錯位中產生無法彌合的鴻溝。

值得注意的是，艾德娜有一個星期二並沒有像往常一樣穿戴正式，一下午在都客廳裡招待客人們，而是選擇了獨自出門，在與丈夫激烈爭吵後，艾德娜選擇不再唯夫是從，甚至脫下婚戒，丟到地毯上。這一舉動與《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出走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最終還是以她重新戴上戒指而告終，試圖維繫自己和丈夫的體面，但其實她的內心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化：自己並不是其他人的附屬品。同時，這種意識也在折磨著她，因為她的理想與現實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艾德娜周遭的環境雖然不利於她的個性解放，但是她堅持突破桎梏，一步一步朝著希望走去。

## 二、艾德娜與父親

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是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雖然我們無法選擇出生及成長的環境，但是可以對行事的態度加以選擇。通常意義上，女兒是父親的貼身小棉襖，父親和女兒的關係理應融洽和睦，但是這種溫



馨美好的生活畫面在艾德娜與父親的身上卻找不到。在艾德娜生存的社會中，男性權力占主導地位，婦女幾乎沒有為自己命運做選擇的機會。艾德娜的父親就是當時社會男權體制下的典型代表。當艾德娜不參加妹妹的婚禮時，連龐德烈先生都聽從醫生孟德萊的叮囑儘量給艾德娜一定的生存空間，但是她的父親卻勸說龐德烈強制艾德娜去參加婚禮。從這件事我們不難看出，艾德娜的父親始終沒有將女兒視作與自己擁有平等人格和尊嚴的人，而是一味要求其順從自己的意願行事。在父權的強大壓力之下，艾德娜沒有屈服，而是依然遵從自己的內心，她不想生活在別人的壓迫與控制之下，雖然有些時候她不得不做樣子來應付社會的流言蜚語，但是她在本質上是獨立的，是自由的。作為渴望精神自主的艾德娜來說，父親的規約就是她追尋自我道路上的絆腳石，她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積極做出了反抗。在父親眼中，她是一位不孝順的女兒。因為當時傳統意義上的孝順意味著孝親敬老，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聽從父母的要求，一旦違背，就會被他人指指點點，甚至會被當作另類加以區別對待。但是從個體存在的角度來說，她是當時千千萬萬個女性同胞的榜樣。

艾德娜與父親的關係是對抗性的。父親眼中不合理的事情艾德娜認為無可厚非，由此導致了他們之間道德倫理的衝突。艾德娜的父親與龐德烈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男權制度的堅定維護者，對不同於己見的其他聲音視作耳旁風。所以，他們認為艾德娜的所作所為是一種無病呻吟之舉，多數情況下不作理會。父親的不理解正是導致艾德娜情感缺失的主要導火索。艾德娜與父親的關係超越了同時代千千萬萬個以女兒妥協為主導的父女關係。

綜上所述，艾德娜的父親與丈夫都剝奪了她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力。她的反抗是對自己婚姻和家庭關係的再審視、再思考，也反映了對打破現存家庭倫理觀念的期待。

### 三、艾德娜與阿羅賓

人可以成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改造自己的思想，提升道德和精神境界，從而為有限的生命創造出無窮的活力。

阿羅賓是小說中羅伯特離開艾德娜以後出現的另一個男性人物。他充滿笑意的雙眼，以及令人愉悅的聲音迅速抓住了艾德娜的心。阿羅賓作為長期混跡於女人中間的情場高手，懂得如何用花言巧語吸引女性的注意，於是不出意外地迅速贏取了艾德娜的芳心<sup>④</sup>。而此時的艾德娜恰巧因為羅伯特的不在場而處於精神低迷狀態，充實情感的願望十分強烈。情既相逢必主淫，二人很快實現了肉體的結合。雖然表面上來看，阿羅賓只是艾德娜滿足肉欲的一個工具，缺乏愛的成分，但正是這種肉欲才又重新澆灌了艾德娜心中枯萎已久的精神之花。性的欲求是人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不應被歧視或鄙夷。任何人都有這樣的需要，只是艾德娜表現的時機與她所處的那一方社會不相容，本質上而言，她並沒有錯。但是在實際生活中，當自身的行為與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不同時，占少數的一方就會被視為異端而加以排斥。艾德娜敢於冒社會之大不韙，獲得的是對自己心智的救贖。

物質存在與精神存在並非是對立的，而是互相促進，相依託而存在的。換言之，對艾德娜來說，與阿羅賓的歡好是她實現短暫性的情感釋放的一種方式，也是她在追求精神存在道路上的一次重要嘗試，與其說其中包含了艾德娜內心的壓抑與痛苦，不如說是艾德娜蛻變的前奏。身體上敢於反抗的艾德娜給我們呈現了每個正常人內心深處最真實的心理動機。

### 四、艾德娜與羅伯特

艾德娜與羅伯特從相識相知相愛到最後的分道揚鑣，整個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看作是艾德娜為追

求自身的在場必不可少的經歷。羅伯特其實就是艾德娜在愛情旅途上的靈魂伴侶，精神的愛人。相比于龐德烈，羅伯特青春洋溢，在很多方面與艾德娜心靈相通。在羅伯特的眼中，艾德娜不只是一件好玩的玩物，而是一個可以互相傾訴內心情感的夥伴，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個體，精神能夠自給自足的人。

女性的衰落首先要歸咎於核心家庭的形成。從傳統視角來看，艾德娜理應是幸福的。作為上流社會的闊太太，她只需要做好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在家相夫教子，款待賓客，就可以維持一種眾人豔羨的生活。然而，她內心一種有一種力量在驅使著她尋找真正的自己。直到她去格蘭島度假，邂逅了改變她一生的人——羅伯特。是羅伯特教會了艾德娜游泳，他們經常一起去海邊，大海是自由的象徵，在海邊散步往往能夠忘掉現實生活中的一些煩心瑣事，與自己的內心交流。艾德娜起初由對激情的嚮往反復前往海邊到最後激情褪去躍入大海，可以說，大海引導著艾德娜的所作所為，同時見證了艾德娜像海浪一樣飄忽不定的情感變化過程<sup>⑤</sup>。在羅伯特出走以前，他們的關係是十分曖昧的，雖然羅伯特也經常與小鎮上的其他女人調情，但是他最難忘的還是與艾德娜之間相處的時光，以至於後來羅伯特意識到他們之間的感情似乎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發展下去就會釀成大錯而無法挽回，於是他隻身離家前往墨西哥。在墨西哥的一段時間，羅伯特雖然藉口說事業經營得很好，但是我們依然能夠從他的表情和言談的語氣體會出他對艾德娜難以忘懷。羅伯特將艾德娜心中沒有磨滅的自由的火焰點燃了，但隨後又撲滅了。

艾德娜有著和男人一樣的天賦，卻因身為女性而處處受到社會的排擠和壓制，被迫置身于只能為人妻、為人母的傳統女性生活模式，阻礙了她成為獨立的個體。艾德娜意識到只有經濟上的獨立，才有存在其他權力的可能性。於是，在回到新奧爾良後，艾德娜開始試圖創造一種新型的獨立生活方式。她明白女性不僅要有走出去的勇氣，更要具備走出去的素質和能力，要具有獨立的思想意識、獨立的經濟能力和謀生的技能等。因此，她把家務交給僕人去打理，取消星期二的傳統會客日，開始認真地繪畫，努力想成為一個擁有「敢於挑戰，永不屈服的勇敢靈魂」的藝術家。繪畫幫助艾德娜衝破了長期以來家庭的羈絆，工作開闊了她的視野，培養了她潛藏內心已久的獨立意識。艾德娜用售賣自己繪畫作品的這筆收入、父母留給她的一些錢和在賽馬會上贏得的一大筆錢租借了一個小房子。並且，很快獨自搬進離丈夫家只有「兩步遠」的一棟只有四個房間的小房子。這間被艾德娜稱為的「鴿子窩」狹小屋子為她帶來了思想的獨立和靈魂的自由，恰如伍爾夫筆下的一間自己的房屋。這個屬於自己的房間對艾德娜而言如天堂一般，是她「下定決心除了自己永遠不再屬於其他任何人」的自我意識覺醒的象徵。然而，難忘舊情的羅伯特回到新奧爾良後，無法理解艾德娜打算重操舊業，以畫筆為生的想法，更無法想像她這樣的努力竟然是為了離開現有的生存環境。因為這在當時的時代是聞所未聞，根本不可能允許的事情，羅伯特也不想成為首創者而遭到詬病。艾德娜在與羅伯特的交往期間，精神上的覺醒經歷了由緣起到高潮再到低谷的發展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她與羅伯特之間更多的是精神領域的碰撞與衝突。從格蘭島回到新奧爾良的羅伯特與經歷了一系列起起伏伏感情的艾德娜已經相距甚遠，艾德娜本以為羅伯特是因為掛念她並且打算與她一起抵抗世俗的禁錮而歸來，但羅伯特骨子裡的男權思想並沒有消失，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歸根到底想要的還是一位溫柔善良、唯命是從的女僕人似的妻子，而艾德娜不願也不可能成為那樣的人。這就註定了他們之間雖然曾經產生過短暫的火花，但最終還是一條永遠無法相交的平行線。

在小說結尾，艾德娜選擇向著大海走去，走向了她的自由。從艾德娜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女性在婚姻自主方面做出的努力，這也激勵了後人進行平權活動，正如艾德娜一樣，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綜上所述，艾德娜的覺醒是一個好的開端。向來如此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對的。小說中沒有明確提到艾德娜的最終結局。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艾德娜的情感世界經歷了被啟動、繼而被損耗、最終似乎被磨滅的階段。真正的自由沒有特定結果可言。我們無需去深究艾德娜是否自殺，或者羅伯特能否回心轉意。正如著名作家赫胥黎所言，孤獨是憂愁的伴侶，也是精神活動的密友。越偉大、越有獨創精神的人越喜歡孤



獨。對於艾德娜來說,她已經活出了她自己想活成的樣子。艾德娜敢於反抗壓迫,為權力和自由而行,或多或少地促進了女權運動的發展,彰顯了其存在的價值。

## 結語

小說大膽而細緻地刻畫了女主人公艾德娜「性意識」艱辛的覺醒之路,凱特·蕭邦用「婚外情」作為一個載體,它的存在表達了一種個體的選擇,這種選擇與覺醒和生命活力息息相關,從中體現了艾德娜的生命張力。本文以情感與性別的研究為側重點,著重分析《覺醒》中隱含的性別政治<sup>⑥⑦</sup>。從艾德娜與幾位男性的關係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女性在婚姻或愛情中的為人處世之道。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社會觀念在不斷更新,我們應採取批判性的態度去重新審視、評價本書的文學價值,摒棄根深蒂固的道德評價,不強加自己的主觀色彩,客觀地看待艾德娜帶給我們關於情感、關於人生、關於未來的啟迪。

## 注釋

① Chopin, K. (2014). *The awakening*.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② 徐明:《溫情下的陷阱——淺論〈覺醒〉對父權主義話語的解讀》,《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頁89-92。

③ 詹夢雲,韓戈玲:《論男權主義在〈覺醒〉中的體現》,《戲劇之家》2018年第31期,頁217-218。

④ 曹鶴:《解析〈覺醒〉道路上的男性人物形象》,《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頁129-130。

⑤ 郭宇飛:《思考、覺醒與超越——評凱特·蕭邦的小說〈覺醒〉》,《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頁49-50。

⑥ 王麗亞:《西方文論關鍵字:女性主義敘事學》,《外國文學》2019年第2期,頁102-111。

⑦ LIANG Sixuan. (2021). The practice of art media and the rebirth of historical archives: A case study of Rithy Panh's *The missing pictur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 90-96.

(Editor: Joe Zhang)